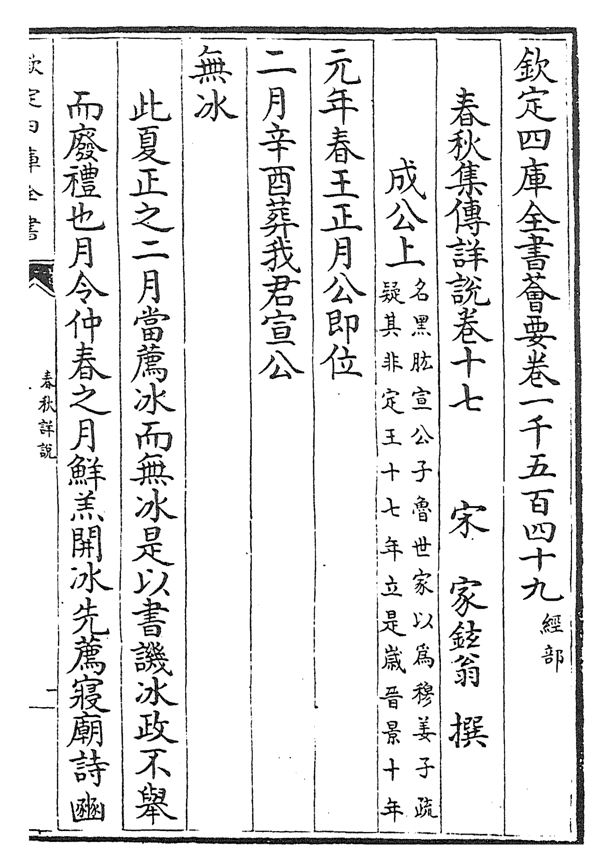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四十九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七　　宋　家鉉翁　撰

成公上 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以為穆姜子疏疑其非定王十七年立是歲晋景十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此夏正之二月當薦冰而無冰是以書譏冰政不舉而廢禮也月令仲春之月鮮羔開冰先薦寢廟詩豳

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春秋書無冰者三而皆在正月以冰政不舉藏冰薦冰之月而無冰故書以譏之或指此爲周正之二月非也

二月作丘甲

此譏成公初政之悖謬也國君即位之始輕變先王制度求多於民此春秋所爲譏也丘甲之説三傳不

同公穀謂古者士農工商各有其業甲非人人所得而爲也今課丘民自爲之甲非正也此説似未得經意杜氏謂古者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魯使一丘之人而出一甸之甲是以譏雖粗釋丘甲之義而一丘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成公雖未有知其用事者求多於民亦未至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今作丘甲云者使每丘而出一甲云爾每丘而出一甲則一甸而出四甲視舊增多一甲庶乎其可行如杜氏之說使丘出甸賦四邑十六井百四十四夫而出三甲是一甸而出甲士十有二人視舊增多三倍斷乎難行只如前說每丘出一甲庶得丘甲之義蓋古者自邑而丘賦以馬牛自丘而甸乃賦以甲今丘出一甲是每乘增甲士一人古兵制始壞於此矣○又案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者牛馬之數皆如舊惟每甸多增一甲耳每甸多增一甲即每乘多增一甲而李靖所以告太宗者又若不同其説謂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則其釋甲字之義又若與前説有異若魯人每甸而增一甲則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視舊又增甲士徒兵二十五人矣杜氏謂一甸增甲士九人爲十二人者尚不可行此欲增二

十五人以成百人之數尤恐難行不若甸增一甲之
爲酌中當時所增不過如此而已諸儒有援李靖之
説爲言者故因講之及哀公十二年用田賦馬牛視
舊頓增三倍甲士視此亦必增始作俑者其成公乎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先是襄仲之子歸父爲宣公使晉謀挾晉援以去三
桓使未及返晉大夫洩其謀以爲市於三家宣公驟
薨歸父爲三家所逐於是魯始專意事晉晉人亦欲

懷魯故不憚親屈而爲此盟是行三家不往會而使臧孫自行者猶懼晉人或入歸父之言有討於彼及赤棘既盟三家者安意肆志益無所憚矣○春秋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強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賄以結其大夫故君常見踈於大國臣反挾大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尊謂王親謂魯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爲晉敗王師則無是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此其實也不言及戰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王之敵以王自敗爲文所以明華戎之分也或曰桓五年五國從王伐鄭敗也不書敗莊

六年王人救衛師無功而朔入亦敗也不書敗此伐戎不書伐而書敗何邪曰鄭諸侯也而稱兵侵犯王畧齊宋陳蔡亦諸侯也抗王師而納出君皆叛也春秋不書敗諱中國之有叛臣也茅戎夷狄也春秋待之以荒遜之道是故不諱敗然所以書譏王朝無用武之素備既和戎而又伐之以此取敗威令愈不振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莫至若齊頃者眞冒不韙之愚夫哉書齊人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傳者謂季孫與郤克俱使齊爲頃公所侮辱以是起兵端夫旣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及晉魯衞合兵以來乃敗遁不旋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及戰之例前已屢見茲不復重述此齊人既伐魯取龍乘勝以伐衛衛人出師禦之而敗蓋新築衛地故也左傳謂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而侵齊似謂衛人啓釁非其實也宣公季年衛世子臧偕晉侯伐齊故齊爲此以報之胡氏謂春秋使衛主戰責在衛蓋春秋多以被伐者爲主而襃貶初不在是前

日伐我北鄙與今新築之戰皆責齊著齊頃陵暴小國之罪見鞌師所從起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或曰鞌之戰晉爲魯衞出師伐齊抑強盛扶微弱亦義師也而春秋書法如此何邪曰師以魯衞爲名實則郤克季孫逞其私忿耳初郤克季孫俱使于齊爲

頃公所侮辱郤克歸而怒請伐齊晉君嘗與衛世子臧伐齊受盟而歸齊既服矣而郤克之怒未已齊復侵魯伐衛魯衛求救於晉皆主郤克於是晉人大輿師以魯衛為辭其實郤克季孫共憤前辱思一洗之耳魯前日受欺於齊多矣商人無道弑其君執我叔姬又以兵加於魯至再三魯之君臣一以隱忍為事今而四卿俱行傾國以出甚矣夫季孫之怒也晉人前年戰楚于邲自荀林父而下皆逗撓自私望敵奔

北今郤克獨將而前敗齊師幾獲其君東侵薄海受盟于袁婁乃還甚矣夫郤克之怒也是怒也純爲國歟抑亦爲其私歟使郤克季孫無前日之辱其憤怒激壯能若此乎故齊可伐也晉爲魯衞而伐齊非無名也然非郤克行父之怒則師不大出卿不皆行戰亦不如是之力則是役也所就者小所損者大矣是故春秋不之與凡内大夫帥師惟主帥得書今而四卿俱書以見羣下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室勝齊不

足喜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晉賞鞌之戰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漸亦見矣衞孫氏秉政世爲卿良夫之子林父實爲亂首逐君立君而衞幾於亡矣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郤克季孫良夫是矣○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邾之事又與此異三家專兵不假它族爲助丘甸卒乘悉爲三家所有其君孤立于上國益不可爲而春秋終矣鞌之戰乃魯三卿擅兵之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婁

或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盟一也然陘之役春秋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役則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曰此所謂強者抑之下者舉之春秋一與一奪之權衡也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壯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春秋是之是故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志桓公退師

而與之盟也鞌之戰郤克旣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奔迨于袁婁去國都五十里乃與之盟春秋惡之是故抑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志郤克進師將及其城下而與之盟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褒貶在是焉耳未幾齊從於楚反倡諸夏而爲蜀之盟見其雖敗而未服此春秋書召陵之盟與袁婁之盟一字褒貶所以深切而著明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

取汶陽田

取汶陽田與濟西田其事同春秋之書法亦同義已見僖三十一年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

擅其予奪此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書法坦然可見也説者以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疑此田爲齊封内之田晉取以與魯是不然汶陽之歸晉實無道以此失諸侯不足言也義又見定十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楚共始立

晉旣敗齊于鞌宜楚人之知畏而楚鄭乃反連兵侵衛何哉曰齊固有罪晉伐之又伐之齊窮無所歸遂

歸命夷楚以爲自全之計楚於是始大得志矣蓋中國諸侯若宋若魯若衛皆微削不能自存惟齊秦爲大國楚先已得秦得鄭得陳至是得齊而諸侯大國無不爲之用遂侵衛以動諸侯魯人素無立志及是怖于隣震往預嬰齊之會遂儕蜀盟由是觀之晉之伐齊爲楚人敺諸侯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晉以魯衛之故大舉伐齊以治其憑陵之罪晉可謂

有德於魯轍未及息遽爲此行成公幼無所知凡皆季氏所爲耳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于夷之公子魯之辱也甯猶以被兵而服魯未嘗被兵直爲虛聲所脅是故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嬰齊春秋之削之也木訥乃謂楚降王稱子以自通於中國故嬰齊以公子稱楚方怙其強大逞凶威以陵脅諸侯謂其能自降損必無是也

凡讀春秋而有取於莊共之行事者講明未到焉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或曰前此晉敗于邲楚莊猶不得以號名諸侯今晉勝于鞌楚共乃能會十一國之君大夫爲蜀之盟其故何也曰夷狄之憑陵中國未有無釁而動者也晉以郤克季孫之怒大舉伐齊敗之鞌盟之袁婁少伸前日屈辱之憾而齊頃遂與楚合導之以爲此來晉

欲禦楚懼齊人之議其後欲更伐齊而懼楚人之乘其間坐視莫如之何楚既入中原侵衞脅魯大會諸侯莫敢不至是以爲此盟正由得齊故也是故春秋於此會責魯罪齊偏責中國之諸侯爲其甘從夷狄而不以爲悔也春秋之義爲魯諱惡今魯君預於夷會而不爲之諱責之深矣齊霸國也每序在諸侯之上亞於晉今而降之於陳衞鄭之下罪之深矣以魯君之親行知宋以下諸小國之君必皆預盟今自宋

以下至於薛鄫一以人書所以偏責一時預會之諸侯而坐之以從夷之辟書法至爲嚴謹是出於聖人之特筆夫豈舊史所能及哉嗟夫楚以一公子用師於中原而十一國之君大夫奔走聽命惟恐其後不知晉人之可憚也而左傳以是盟爲匱盟謂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竊竊之云者不欲人之知之也十一國之君大夫爲此盟而謂之竊盟可乎晉實知之而不敢問晉之氣於是餒矣或曰是會也楚先諸侯其得

謂之霸乎曰此刼諸侯而與之盟非所謂霸也晉雖不競猶足自植春秋豈遂奪之晉而與之楚乎故繼是盟則書公會四國存晉也存晉所以繫諸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或曰三國之大夫方盟楚于蜀而其君乃會晉伐鄭盟楚伐鄭事之不得兼者今而兼之春秋不以爲貶何哉曰存晉霸也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也楚横行中原脅從諸夏秦齊宋魯皆預盟盛矣而非春

秋所與晉會諸侯僅三國從弱矣而春秋嘉之爲中國喜也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削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所以嘉也觀前之會十有一國君大夫皆預一以人書此四國僅從而書爵見春秋權衡衮斧之意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彼謂春秋與莊共以霸者豈不陋哉鄭自邲之敗專意事楚不與晉通夷之與國也或曰宋衛未葬亦得預於會乎曰此金革之變禮不得已

而用之春秋與其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當是時楚勢方盛而三君自拔以從晉春秋録其去夷即夏特用金革變禮列之於會不書子而爵貶其用吉從戎非與之也曰魯君身預於夷之會盟復從晉爲此伐其可許乎曰貶其可貶與其可與也書會婁齊著其以望國之君會夷之公子而不以爲伉也書及盟于蜀著其先爲特會繼預旅盟而不以爲恥也猶幸從晉伐鄭稍足以補前過耳

辛亥葬衞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公羊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常山劉氏引丹桓宮楹爲比曰此不言宣者主未遷入也不當哭書哭所

以譏愚竊以公穀之義爲正也三年之喪通喪也二十有七月而終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焉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春秋變文書新宮所以識天變之駭異道公所戚之故也焚先人之廬猶三日哭今先君神主始入廟而廟爲火所燬人子之痛切爲甚三日哭而謂之不合於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矣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此雖非居喪愚以爲當用喪禮而哭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胡氏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隆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無事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不以諸侯禮而喪其君是之謂不臣左傳有所授矣

夏公如晉

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爲君自東遷此禮頓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魯宣挾强齊之援弑君簒國凡可以諂齊而求說者無不爲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雖僭事王之禮有弗避也今成公借援於晉勝齊於鞌本爲季孫雪恥而所以事晉者乃率循宣公之舊是除喪入見之禮不用之於王而施之於

晉其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書公如晉公至自晉所以
譏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義并見下兩伐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謂取汶陽棘不服故圍之棘者汶陽邑也春秋
所以書譏魯人不當用師而取也土吾土民吾民前
日為強暴所侵陵民之戴魯未嘗忘今而故疆復歸

固百姓之所願特齊人在棘者猶爲其國守非百姓罪也遽興師以臨之如攻境外之寇故春秋以爲譏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咎古刀反

討赤狄之餘也克與良夫得志于䡴不知自戢更爲此舉春秋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蹦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赤狄又伐留吁以爲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也春秋惡之屢書皆

所以貶杜注謂傳文有䜛咎如潰四字而經文無之以爲經文有缺愚謂春秋譏晉人用師之不戢是以書夫豈謂狄失民而譏乎四字非缺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曰此聘而尋舊盟春秋書法有異於它日何邪曰春秋先書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其聘者君命也繼書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其尋盟者魯人求與之爲盟也成公既與楚嬰竊盟懼晉人知之將以爲討故因荀庚之來求與之盟以示其不敢貳晉既盟晉不得不盟衞春秋書兩及盟見是盟出於魯意而荀庚專以行之也若十一年郤犨之聘之盟則與此異大率强國之來聘而盟以臣伉君春秋多所不與列國來聘尋舊好而爲盟不爲伉交聘而互爲盟故也義又見襄七年孫林父來聘尋盟

鄭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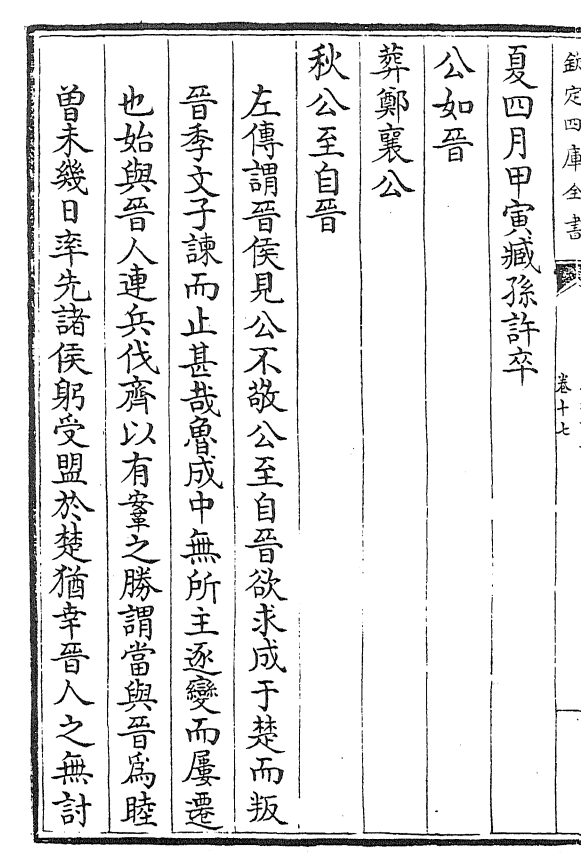
或曰鄭自邲之役專意事楚不通中華可狄也而春秋未之狄今伐許而狄之何邪曰爲伐許而狄之也春秋之義先祖爲善未竟子孫緒而成之是謂述事先祖有惡自知其非而改之矣子孫逐利而終成之是謂濟惡述事者人心天理之所存濟惡者狄道也鄭莊先以滅許自知其大不義置之而去其悔過自咎之意見之傳謫然可述也今鄭襄公堅者怙楚人爲巳之覆以兵加許歲至于再是必欲覆其宗社而

後已鄭莊有悔過之心而其裔孫利人之土疆而濟其惡自是許卒爲鄭所併堅實啓之春秋狄鄭良以是故或謂楚因鄭而得霸是故狄之其不然歟楚之强盛由晉君世庸大夫世專坐是日趨于削於鄭乎何誅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義併見明年歸叔姬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謂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諫而止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爲睦曾未幾日率先諸侯躬受盟於楚猶幸晉人之無討

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其前日匱盟之
過一不爲所禮又將叛而即夷不能自治其國使在
我者隱然可恃是故楚之強足以動之晉之慢足以
移之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而無所諱貶也

冬城鄆

此魯鄆也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
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
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此西鄆昭

公所出居者也今此所城西鄆也杜以爲魯欲叛晉故城此爲備恐未然魯謀叛而未果何遽至城以爲備此爲齊耳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静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此鄭悼始立而伐許也父死未踰年動兵伐國以君道自居無復在喪之戚是故不書子何氏謂如其志以著其惡是也或曰伐許非父志乎曰父之所爲義

巳之繼之爲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謂之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絶之於名教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春杞伯來傳曰歸叔姬故也杜氏謂將出叔姬先脩禮於魯焉故諸說多本之愚謂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然亦有歸而未絶者見之經傳間可考也聖人立教有以出而允於義者有以出而

悖於禮者未嘗不開其改過遷善之門夫豈以遂非而不復者爲是乎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它悖義之出不可同日語矣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絶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非悖義之絶愚觀書法前後而見聖人之意其歸也其卒也叔姬猶繫於杞至其逆喪許之以逆而無貶辭義未絶也疏引雜記諸侯出夫人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故春秋於

叔姬之歸猶書杞義亦通然杞伯之於叔姬實歸而

未絶當以書法爲斷義又見九年逆叔姬之喪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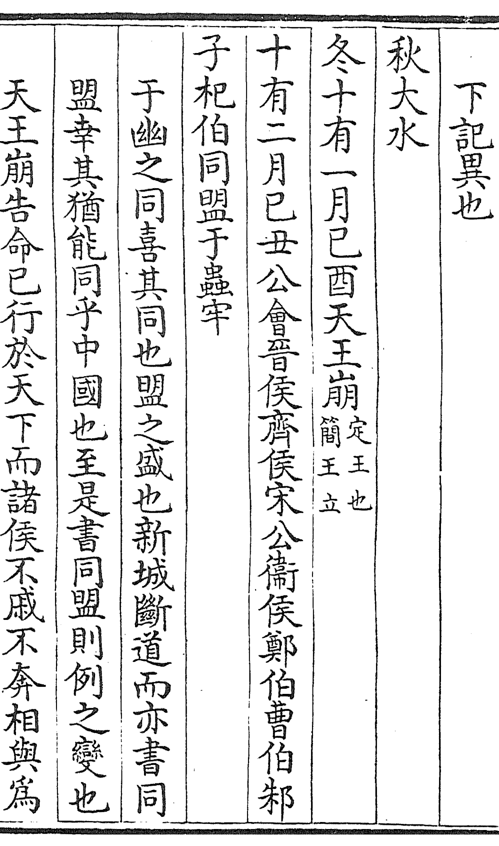
梁山崩

山崩川竭變之大者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此梁山

崩雖皆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具

載伯宗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宗掠路人之美以爲

已能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續乎攘善也其實伯宗以道路鄙淺之言而復之於君失晉侯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動色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離合自是而始彼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或曰是固天下之異而皆發于晉何邪曰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惟書梁山崩實為天



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于幽之同喜其同也盟之盛也新城斷道而亦書同盟幸其猶能同乎中國也至是書同盟則例之變也

天王崩告命已行於天下而諸侯不戚不奔相與爲

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於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或以爲鄭久叛而始服齊既預於蜀之盟兹復躬預此會喜其同外楚故是以書同愚謂齊鄭之服非心服也是時諸侯實兼事晉楚晉人明知而不悟何有於同義又見十七年柯陵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案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於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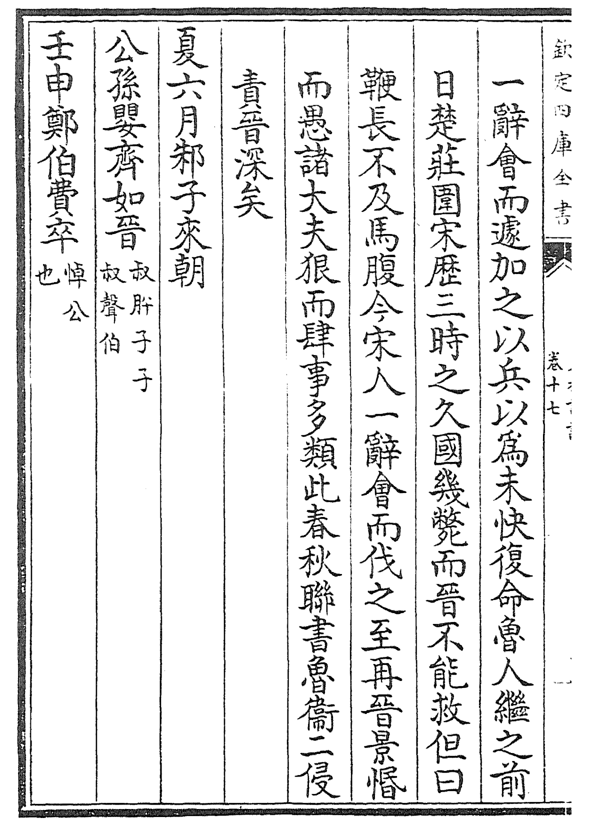
救其難不可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如傳文則立
武宮者立此宮以誇示功伐如楚潘黨請築武軍之
類耳公羊子以爲立武公之廟禮明堂位魯用天子
禮魯公爲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則武公廟乃魯國
世世不毀之廟何待今日而始立之乎杜氏謂築武
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兼取二説愚以春秋
書法而觀立者不宜立者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傳者以爲作新宮而

奠祭蓋即戰勝之處作宫以告成事楚莊邲之勝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此雖僭禮然不過草次作宫非立宫也意季氏有取於此乃於師還飲至之後立宫國中以告成事而名之曰武宫非必武公之宫也書立武宫譏非所當立而立也與立煬宫辭同而義異

取鄟

春秋書滅國誅其滅人之國也故傳者以爲亡國之

善辭魯滅國或書入或書取爲魯諱也無駭入極乃
滅國書入之例此取鄟及襄十三年取邿乃滅國書
取之例僖十七年滅項直言以公在會季氏擅兵滅
國直書以貶之惟宣九年取根牟諸說不同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
據左傳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難晉伯宗衞孫良夫
鄭人及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惟書衞不與晉
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



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一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而愚諸大夫狠而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魯衞二侵責晉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叔肸子子叔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也

未葬而有楚師喪不如禮舊史闕言葬聖人因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春秋聯書魯衞之兩侵因責晉也叔仲帥師俱行又所以責魯也晉爲不道既命衞人戎蠻侵宋復命魯人繼之魯固爲晉所迫不獲已而爲此行止當特偏師以往姑塞晉意不當用大兵命二卿俱將以出是魯亦有責焉耳春秋並書二帥所以貶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之襄悼繼世加兵于許楚人討之執其二大夫執之是也鄭以爲憾去楚而從晉中國諸侯叛而復歸固所當受然亦當稍示警戒使夷狄聞之知中國之猶有政令今受之而與之盟大會諸侯而矜耀其至所以致楚師也或曰楚伐鄭喪春秋其無譏乎曰是夷也待之以夷狄之道故無責焉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作侵鄭非

或曰春秋之義救而次者皆有貶是役也晉與楚遇軍帥之欲戰者衆三卿荀首士燮韓厥獨持不可欒書因之以還春秋許之以救其無逗撓之責乎曰據左傳晉與楚先遇于繞角楚師還則鄭既免矣晉移兵指蔡復與楚遇于桑隧楚欲戰晉乃引還則蔡亦免矣如傳所云鄭以晉救而免蔡以楚救而全故雖逗撓而春秋無責非恥其遇敵而避之也鄭人去楚即晉託國於我者也若每遇輒避而惟責小國之必

從於我夫豈春秋所善乎胡氏引舜格苗文王降崇事爲言論則髙矣美矣其如危國之望救何以師救人遇敵而避之春秋所以責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魯之郊愚於僖三十一年既詳著其義矣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僖之始卜譏失禮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則以記異也穀

梁子所謂展道既盡而猶不免有傷者也此郊牛再食不皆在正月内春秋聯書以著上天示異之意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繼作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吴伐郯

吴始見經吴太伯之後也而以號舉夷之也爲其踵楚僭名竊王大號故與楚俱列爲夷以春秋垂世之法也或曰案國語吴本伯爵後益強以子書亦不與

之以伯爵其春秋之法仲尼之制歟曰否春秋諸侯犯上干紀罪有大於吴者不聞有所降黜獨於太伯之後黜伯從子國語之説其不然乎吴與楚爲敵其來已久春秋不書今伐郯而始書志其始爲中國患也郯太皥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異時修春秋書吴伐郯貴之也貴郯而賤吴辨夷夏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三望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郊用夏正之意也魯人每郊必卜春而卜不從則以夏夏而卜不從則以秋蓋自知其爲僭故卜之而後敢行耳而是郊也復與前異春而牛死免牛則不郊矣至夏五月而忽講三望之禮非郊之時復非望之時可無講而猶講春秋書之所以譏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以行楚人止而索戰則皆逡巡引避自以爲得計意其君亦悟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襃之也春秋爲中國慮晉人稍能自振則動色以襃之夷狄盛兵憑陵則屢書以斥之諸説謂春秋與楚以覇非知春秋者

也是役也不書戰而言盟楚避晉也重以吳入州來
故楚人奔命自救不暇蓋中國自治之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
邑或以爲楚之附庸直書州來以其爲要害之地吳
楚所必爭吳得之可以制楚爲中國之喜也亦猶諸
侯城鄭虎牢不書鄭以其爲中國要害之地城之而

鄭服楚不敢爭也楚莊共乗晉政之不競竊霸威以脅制諸夏不虞太伯之後忽有興者於是吴入州來楚始知懼蒼姬之福祚未艾良以吴故而君臣自甘於夷不知秉周禮以同於齊晉所以終於無成春秋雖欲進之於中國有不可得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伉其君衛之孫

魯之季其尤者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日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值衛衎繼世不能君林父乘而作亂稱兵犯上逐其君而立巳所善之公子卒之入戚以叛爲衛國患者幾四十年晉實主之衛事晉無違而晉之昏君強大夫黨其叛臣爲之羽翼何以勸人臣之事君者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春秋之義莫大於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晉侯之使韓穿是也夫汶陽魯之土田受之於王者先爲齊所侵晉挾魯衞伐齊取其侵地以歸之于魯魯之舊物本非齊有也晉既已歸之于魯復命魯人返之于齊愚不知晉侯之使韓穿何以爲之辭也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見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而難乎其爲言也歸之于齊非所歸而歸也或謂季文子陳義以拒穿故經於齊無取田之文以

爲晉雖來言魯卒不與此則未可知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楚之與也晉人侵蔡攻楚之與國亦所以報其伐鄭也然蔡近於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與陳鄭異晉未能制楚而務侵小國以爲功春秋不與也是故欒書此出以侵書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昬禮不稱主人義見隱公二年紀裂繻來

華元之來聘恭姬也宣公女伯姬公孫壽之來納幣也昬禮不稱主人此再書宋使譏也義詳見紀裂繻之來然宋之請昬於魯用禮甚勤前所未有也昬禮有所謂下達者禮之始也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昬俾上卿通其意禮所謂下達者也此媒氏之事今使命卿宋所以尊魯而重昬也魯旣許之公孫壽繼至納幣再以卿行禮亦重矣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録伯姬也以宋人篤於用禮而備書之傳者謂宋三世内娶故卿權伉於君今而結昬於魯宋共殆有意於正家者也書公使大夫雖若有譏而再書命卿之來則録其重昬之意春秋於内女之適人其謹如此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之死以左傳而言死於欒郤莊姬之譛不以其罪但史記載屠岸賈事謂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罪殺同括誅滅趙氏公孫杵臼程嬰匿武而免

之諸儒多不取其説愚以當時之事而觀二説當兼取晉成景之世諸侯互相吞噬意者欒郤欲兼并趙氏假手於屠岸賈而爲此耳是時晉卿怙權必不容疎遠之臣專行誅戮蓋莊姬欒郤譖之於内而岸賈以司寇行其戮於外同枯實無罪晉景惛於讒而殺之春秋不與諸侯之專殺大夫而況一朝殺無罪之兩大夫乎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厥後厲公之殺三郤實效景之所爲此殺無罪彼殺有功於是羣下盡叛

起而圖之厲以弑死晉之政權下移於卿以迄於亡

景實啓之耳

秋七月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公穀作錫命

天王錫命於魯凡三見莊王使榮叔錫命桓公王不

稱天譏錫命於簒賊也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初

嗣位而命之爲君春秋若無譏今成公即位八年未

嘗朝周復無勞能之可録簡王忽使名伯來賜之命

王稱天子春秋不無譏矣或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

稱其非貶歟曰天王者尊名也春秋特爲此名示人君之尊與天同其大以別異於僭王今變文而書天子寧無譏乎若錫命與賜命其義均也劉氏引戴記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以爲次國之君不過七命今而加賜服過其爵愚以爲成公方在童年周人未應加賜亦始命之爲君耳成立時尚幼今而稍長請命於周王賜之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義已見五年又見明年逆喪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乃俾僑如以師會七年吴伐郯晉不能救力屈而事吴豈其得已晉遽興三國之師以伐之晉無道矣不能制楚而惟欲服鄭不能制吴而欲責郯當其救則逡巡而引還當其伐則勇往而弗忌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吴伐郯此書三國會伐郯

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衞人來媵

自入春秋内女之適它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亦多矣而春秋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衞人晉人齊人皆來媵春秋特爲書著伯姬有賢行諸國樂以其女爲媵也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以姪娣來從是謂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然小國有不能備媵焉今齊晉之大忘其勢而以其女爲伯姬媵春

秋屢書而不厭其繁貴之也左傳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以齊人之媵爲非禮劉氏謂必同姓而後可則嬴姒嬀弋之國有不能備媵者矣但此三國來媵合嫡夫人之姪娣則爲十有二女春秋所以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以爲宋人當援禮制以辭譏在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婦大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

者也而禮有所謂無子而出者則禮之疑也檀弓載孔氏不喪出母又經之疑也聖人之身天下萬世所視以爲準的者安有簡薄倫類如檀弓之所載者乎愚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而見聖人厚倫之意檀弓所言出於漢儒附會決無是也而又託爲子思之言謂道隆而隆道汚而汚語意不瑩重爲後人之惑衰世薄俗有不足於夫婦者每藉是以文其過其害甚大昔年讀禮嘗著論以非之然未有以深闢其說茲因

杞姬之事而知檀弓所載之為誣也審矣叔姬之歸
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于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於
杞春秋與之能歸而為之書也自是以來見之史傳
去婦復還者多矣是皆孔氏之遺訓蓋有出而復者
未聞既出而遂絶既絶而不可復者也彼謂子思不
喪出母者齊東傳聞之說子思子重受其誣不得不
辨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公至自會

或曰是會也左傳云爲歸汶陽故諸侯貳於晉故晉人爲此會以尋盟則是盟也其不得爲同盟乎曰春秋書同盟有喜其能同而書同盟者有幸其能同而書同盟者自清丘斷道以來楚兵横行中原晉政日趨於亂而春秋猶書同盟幸其猶能自同於中國云耳非夫同心一德以尊天子而攘夷狄如桓文盛時

事矣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歸宋自始至成禮七見之經貴之也彼與鄫子遇使來請已者春秋不以其汚簡册而猶書之賤之也此貴之彼賤之所以垂法於後焉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禮婦入三月廟見婦禮乃成則女家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所以篤昬姻之好齊仲年之來傳言致夫人

在它國則以聘書在魯國則言致女宋始者以命卿將事故於禮之成也亦以命卿致女胡氏謂致女使卿非禮也愚觀春秋書法似無譏

晉人來媵 義見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書晉人執鄭伯專罪晉也左傳謂楚以重賂求鄭鄭

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夫楚強國也而云以賂求鄭論者疑焉蓋楚非輸賂之國鄭必不以宗社之存亡貪得賂而爲人役也良以晉景愚闇不君舉動乖外無以大服諸侯之心而又取魯之汶陽以市恩于齊諸侯因此懷貳鄭之叛去端以是故耳據傳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是鄭伯猶未忍告絶于晉晉遽執其君以伐其國晉政外矣執諸侯而不歸之京師兼有無王之罪故書人書伐書執誅晉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春秋責莒之不治亦責晉也左傳載莒子荅巫臣之言自以僻陋在夷不爲繕完之計楚人乘之浹辰之間三都皆隳春秋書潰書入責莒之不能撫民且無素備也然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諸夏馬陵及蒲皆預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盟楚則執其君而伐之莒危亡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

如是乎春秋不責晉而誰責

秦人白狄伐晉

宣八年春秋書晉師白狄伐秦譏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秦狄伐晉書秦人白狄伐晉儕秦於狄貶秦也則奚貶乎以其黨於楚而爲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爲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乃率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不知所備而置鄭以去其爲楚謀善矣然舍中國而甘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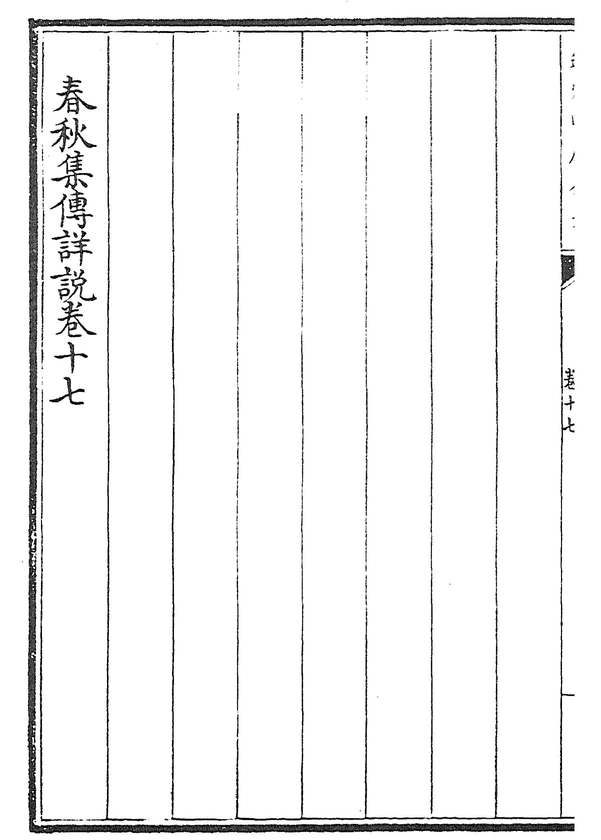
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是故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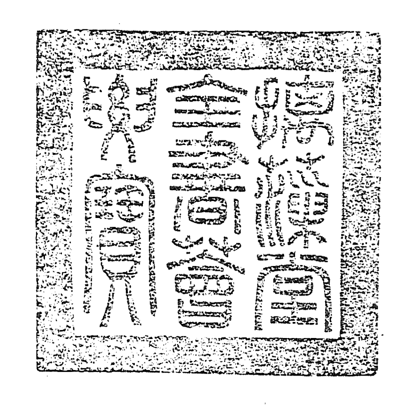
鄭人圍許

鄭伯在晉鄭之臣子出師圍許曰將以歸君而春秋不與也傳言公孫申之謀曰我出師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吁以是爲歸君之謀則可以是爲事君之道則不可也晉惠在秦晉人雖征繕以輔孺子而使乘絡繹以歸君爲請秦卒歸君烏在其爲詭謀也

城中城

中城者左傳杜注以爲魯邑在東海廩丘西南穀梁曰非外民也范注謂春秋譏公恃城自固不復能衞其人民自以中城爲國中之城而定公六年又書城中城曰三家張也以是觀之城中城者城國中之城耳魯人以楚潰莒之故不無震隣之憂故城中城以自固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春秋之書之譏其不務撫民城雖固誰與守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七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
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五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　宋　家鉉翁　撰

成公下 簡王五年晉景十九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義已見隱七年

母弟出聘修時事之常猶之可也以將兵伐國非所以親愛其弟春秋之書之所以譏也春秋有書齊侯之弟秦伯之弟鄭伯之弟宋公之弟者書弟雖同立義各異先儒一皆以爲貶殆不然也是役也衛以晉

命侵鄭春秋之書之責晉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又使衛人自以其兵侵之晉景無能於楚而務殘小國桓文之罪人也以弟帥師責衛也以諸侯伐諸侯責晉也是之謂一書而再貶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古之郊也有常時夏正之郊則以上辛行事上辛有故則以中辛何事乎卜若圜丘之郊則必以至日禮不卜常祀而卜牲者是也而左氏每書啓蟄而郊孟

獻子亦曰郊而後耕蓋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即夏正之郊古者春有祈秋有報夏正之郊所以祈也季秋大饗所以報也魯人自知郊之爲僭不敢純用王禮故卜而後郊春不吉而卜夏卜秋是以有五月九月而郊者斯魯之僭禮也必欲以魯禮而合三王之禮則爲強求其說此所謂五卜郊者卜以占天意吉而後郊自僖公以來以爲常春秋書之見僭禮之無福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左傳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伐鄭考之經書法不異它日父在子為君而會諸侯伐國古所未有是時晉非有危亡怵迫之故何至為此愚意其為傳聞之誤耳是時鄭伯見執在晉鄭人立君衆殺之而立髡頑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左傳所記因魯史傳聞之誤耳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然或曰是役也諸侯皆爵何哉曰貴改過也前日執鄭

伯伐鄭過也今聞鄭有亂立君至于再晉人移其所以治鄭者而撫鄭歸其君而定其國是春秋所與故皆爵

齊人來媵義已見上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也卒不葬義見下公如晉獳乃侯切

晉自靈成以來霸業日衰非復文襄之晉矣景公始即位而荀林父有邲之敗諸侯叛而去之國勢浸削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晉莫如之何也幸而郤克戰

齊而勝散者復合叛者復來霸威稍伸然天資庸闇無皁白之辨荀林父逗撓喪師而殺先縠欒氏怙黨專恣而害趙宗妄欲伸主威而不知是否邪正之辨正如漢哀帝臨朝屢誅大臣忠正之士無罪以死而王氏謀取其國家乃不覺悟内不明而輕用大戮此為君者所宜戒也

秋七月公如晉

宣公弃齊惠之喪齊人以是加厚於魯成公奔晉景

之喪晉人反用是肆悖止公預執紼自七月至明年三月乃得歸其亦有以自取矣天王之喪魯未嘗往會而霸國之喪僕僕亟往惟恐其後以事王者事霸魯固有罪而州蒲情傲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春秋是以特削其葬以正其無王之僇或者乃曰爲其辱魯故絀其葬非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舊說謂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也但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而書諸儒以是引季氏取卞有為亂之意公危不得入是以書公在楚公至自楚危公也愚以一時之事而言在晉在楚均為強國所止而有夷夏之異見止而在中國猶為内也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不書其以是故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或曰郤犫來聘而盟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全

同其事同乎否乎曰不同也荀庚之聘而盟尋舊盟也實魯自慊其貳求與爲盟故雖伉也其責在魯今郤犨之來繼公至而書蓋晉人自知其無禮於公懼公之遂叛而即楚故隨遣郤犨爲此盟其責在晉是時晉厲新立輕狂不度欲以無禮加於諸侯春秋書以貶之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如齊行父之如晉事同而情異者也魯自鞌之戰與齊久絶至是僑如如齊以修舊好修鞌以前之好云爾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力於晉以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於晉君臣日奔走於庭而猶懼不免於是介然以悔惕然以思將尋舊好於齊故行父如晉僑如適齊事同而情異者也春秋是以比而書之俾後之有國家者務自強以立其國無若魯人左右望於齊晉求所以自全而不可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注云上謂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左傳亦云自周無出周公之出自出也此春秋大一統之義三傳得之於聖門者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

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故言自出傳因襄王出居之出原春秋無外之意而有自周無出之說此所謂内外之辨俗儒有以爲不然者末之講故爾春秋之世諸侯之大夫有出奔列國者去此即彼姑務自全可也至於天子之公卿乃亦以事爭而奔列國彼列國受之而不以爲嫌是天下而有無王之國也周公王朝大臣與強族爭政王不能裁其子奪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

之盟盟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霸國以脅天子春秋書出書奔所以誅也絶之王朝其爲誅斥也大矣或曰襄三十年子瑕奔晉昭三十六年子朝奔楚書奔不書出又何歟曰殺佞夫而逐子瑕非子瑕之自奔也故不書出若子朝奔楚則與此異朝周之簒人也楚外夷也以簒人而奔夷國彼自謂出於王化之外春秋奔而不出猶曰此吾之簒人楚於義不得受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案左傳前年晉人釋鍾儀求成于楚楚公子辰如晉聘晉復遣糴茷以往宋華元以其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書從而合晉楚之成而春秋惟書晉魯衛會于瑣澤諸侯無預者晉楚爲成關繫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遠之道來則禦之憑陵上國倔強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爲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

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郤之而霸者之職事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情偷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纍以通意遂交聘而爲之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戍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而兵未嘗一日弭也其禍端亂本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春秋書法如此不與晉以爲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義已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劉氏意林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中夏者春秋之所内所内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吕東萊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蓋遏絶之爲務唯力是恃不以戰爲罪也愚謂中國於夷狄以直敗爲文者明分也言夷非中國

之敵故不言戰傳者以不結日不偏陳爲直敗則拘
矣中國與夷狄戰亦豈無結日而陳者乎諸儒以是
爲拘遂有德治力治之說又有唯力是恃不以戰爲
罪之說此爲例所拘反覺有病秦皇漢武只爲與夷
狄角力以致中國罷敝春秋之待夷狄自有道不徒
以力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自入春秋盟主帥諸侯之師以伐叛討貳而書于策者多矣至是始書乙師伊川謂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書乙此論固正但霸國不禀王命而動兵伐國前此不書乙師今而書之豈無其故邪葢書乙師者二有望國求援于夷而以乙師書者卑之也有霸國出諸侯之師而以乙師書者抑之也魯僖不堪齊人之屢伐乙師于楚取穀春秋謂其懦無立志故書乙師以甲之甲之者乃所以激而進之也今晉厲始立

血氣方剛欲以事功自見分遣大夫名諸侯兵將以逞其所大欲春秋爲其銳於武功故書乙師以抑之抑之者乃所以節而止之也凡皆爲後世人君垂法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書法抑揚之所在也彼晉厲公者非自能爲此謙抑之辭而有求於諸侯也許氏謂晉厲以僞飾之文而貶削霸體故不爲春秋所與夫霸國之威患其日張不患其日削也彼其削非春秋之所憂也學者以是思之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穀梁無齊侯

或曰晉用諸侯之師伐秦以復其私怨春秋其無貶乎曰爲其朝王而後往請命於天子與上公俱行猶有尊王之心故皆録而爵之也曰此本伐秦道成周而朝非特朝也春秋何取焉曰此春秋中年之書法志諸侯猶能禀命于王也周家盛時諸侯皆旅朝於京師或因巡守而朝于方岳之下未聞道過京師而

請朝者及其衰有過闕不下者矣自入春秋百三十年中間倡義尊王若桓文之盛不能率諸侯一朝於周而晉文爲宫踐土屈天王而朝焉彼其心曰霸權之尊不爲天王撓也及秦晉交兵晉侯嘗以師過周之境不聞請朝而後往彼其心又曰吾自假道伐秦非爲王而來奚事於朝是反得爲知禮乎今晉厲朝而請命與天子之老偕行是猶知有尊王之義而論者或責其慢愚竊不謂然也今有人焉父子異宫而

處其一人過父之廬畧不候起居傲然徑去其一人止車下道往見父聽所以命而後行將以畧父而過者爲有禮乎以省父而行者爲順道乎以是而觀則晉厲猶在可取故春秋書公如京師又書自京師爲會書如京自京者錄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者示諸侯禀王命而後伐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又春秋存周之意也或曰是役也劉康公成肅公與師皆行春秋不書何歟曰伐秦與伐楚異伐楚

攘夷也上公會伐正也晉自與秦私鬭秦未嘗叛周

上公不當與之俱伐春秋不書二公親爲此役義其

在是乎

曹伯廬卒于師義并見下晉侯執曹伯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朝京師至者明本非朝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卒自此始徐邈曰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行夷禮
葬皆稱謚莒君無謚故從吳楚例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衛侯不可既歸晉
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復之于位林父得罪於
其君而奔晉奔而求復豈無他道乃挾晉以求復而
君臣之道於是廢矣臣挾大國之援以干其君君以
大國之故而忌其臣下陵而上忌亂之道也林父作

亂逐君其端實兆於此春秋書自晉歸于衞責晉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義并見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以爲刺不親迎愚謂國君不親迎者多矣不皆譏此書僑如以夫人至自齊以其非所當以也穆姜與僑如共謀逐季氏出入往來不避嫌疑之間季氏從而搧之惡聲日

聞於外今也逆君夫人大夫豈無可使者而使僑如

其意欲使之重自結於齊實爲魯國玷夫人亦預有

辱焉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襄仲之子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注謂

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公羊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以爲後歸父也愚謂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耳歸父謀誅三家事弗濟而宣公薨歸父爲季氏所逐故立歸父之弟以後襄仲非以後其兄也所以不稱公孫而稱仲嬰齊者當如穀梁之說襄仲之死也去公子而書仲所以誅也今其子不稱公孫由父有罪故耳舊史必書公孫

此春秋革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霸主稱爵而執諸侯有二晉文公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貶也晉厲公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爲霸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論者以晉厲公不克終

凡行事數見毀疵而春秋秉法至公於晉厲所行猶有取焉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討有罪也穀梁以爲惡晉侯者非是前二歳曹宣公會諸侯伐秦卒于師公子負芻作亂弑嗣子自立爲君至是晉厲合諸侯于戚執負芻歸之京師合諸侯而執簒賊從衆人之望執之公也自入春秋霸主之執諸侯未有執當其罪若此而又歸之京師以示不敢専是以特爲春秋所與書法異於前或謂負芻簒立三年而後

見執爲稽天討既與之盟而又執之故書同盟其不然歟蓋有崇奬簒賊列之會盟而終於無討者矣此更三歲而討不猶愈於終無討者乎會而執簒賊諸侯之所同欲是故書同盟夫既會而執簒賊復盟以戒諸侯春秋實與之而非貶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十二年晉楚爲成期以弭兵諸侯固兼事晉楚矣甫及三歳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伐鄭志楚共之首叛盟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其後卒有鄢陵之敗君傷而臣死首禍之戮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於華元之出之歸再見其氏名者録華元之能

平內難也然一書而四以國見是亦有貶焉耳何氏
曰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之故爲大夫山所譖出
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左傳則謂華元
行未及晉魚石追而復之討爲亂者故桓氏殺蕩山
逐其黨國乃定二說不同愚竊觀書法華元奔晉自
晉而復何氏之說爲正元之奔晉非奔也將藉晉力
以討亂晉人許之於是去而復還誅爲亂者合二說
而觀當時之事可識矣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大夫山言因盟主之力以除在内之爲亂者也蕩山宋之公族乘其君始立而未定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自以身爲右師司君臣之訓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晉使之討而後能討也春秋去山族而正其伐本之罪故與華以能討亂然以一人有罪而併逐其族則元也亦太甚矣據左傳元之討山魚石有力焉山既誅元乃併桓族而盡去之故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

魚府皆奔楚春秋與元以討亂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之力盡去異已其心不純乎爲國是故貶之耳是時諸侯之用事者皆自結於強國之大夫以操制其臣民春秋惡之此一書而四以國見言宋之卿大夫宋之罪人宋強族必待晉力而後能誰何亦將無以爲國焉耳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始會吴）

此中國諸侯會吳之始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公羊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内之辭言之自近者始也春秋内外之義固春秋一大條貫然是會也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晉所以崇吳也吳日強與楚爲敵晉日削賴吳以爲強故以殊會而崇吳晉雖殊會以崇吳而春秋則因殊會以外之所以明内外之辨也吳固姬姓太伯之後而僣

王稱用夷禮春秋雖欲同之中國有不可得也自是會于柤會于向書法皆與此同惟序會則無譏或曰齊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非殊會乎曰會王世子而殊會所以尊王也會吳而殊會晉以是崇吳春秋書之則爲外吳聖人之經有辭同而義異不可以例拘者若此類是也義又見襄五年序會于戚

許遷于葉

許畏鄭偪而求遷于楚故用邢遷之例以自遷爲文

自是楚靈無道強遷之于荆楚平復之于葉尋又遷之白羽遷之容城蓋不能以國矣春秋中年以後陳蔡與許專意從楚彼謂夷爲可恃以存而不知非我之類其心實異卒之陳蔡爲楚所滅許五遷自葉而白羽實楚人迫而遷之已而又遷容城遂爲鄭滅棄中國而從夷狄許陳蔡自有以取焉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著月而書是頻也冰者隂凝之

氣得水而冰者常也附於木而冰者失常也方春木用事木生火者也而陰氣附之以冰夷狄盛強臣僭是其應也爲周正之說者以此正月爲仲冬雨下而著樹即冰記寒甚過其節度故書愚謂十一月正當盛寒之時雨而冰亦其常也何足爲異此所以書正爲夏正正月木冰非時是以書耳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此鄭叛晉而即楚為楚侵宋也去年鍾離之會鄭猶在列今而遽叛豈非有所侮而動乎晉以秦楚方合懼而有求於吴初未害也而不能審其待遇之禮乃屈節以求之率諸侯之大夫往會吴于鍾離以齊桓公所以待王世子者而待之未能得吴而諸侯之在會者皆有輕晉之心鄭人叛而即楚以是故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義已見十三年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世之人以成敗論事於晉厲公者多所不取愚觀春秋書法及考當時之事厲之志猶有可嘉春秋未嘗以其不克終而併廢之也晉自靈成景駸駸日趨于下其諸卿内慢其君外畏于敵每遇楚師則相與妄爲言説反顧而走惟恐其後由是夷之兵横行於天下中國諸侯盡去而從楚晉莫如之何也及厲公者出乃能興起積衰久弱之勢率其驕狠惰慢之卿以

與楚人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不深考當時之事每謂欒書之欲戰不若士燮之偽逃實不然也是時楚共叛盟空國以出俾鄭人侵宋以致晉師晉若不出宋將無以自存楚師長驅而來魯衛諸小國皆從風而靡中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故鄢陵一勝關繫甚重而晉厲公者量褊不弘志得旋驕反以是速其死良可惜矣烏乎城濮之戰文公勝而益懼懼而增修其德以是霸鄢陵之戰厲公勝而益驕驕

而務逞其志以是亡觀乎百年二大戰或以之興或以之亡有國有家者知所警矣公羊曰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以其傷於矢故舉君傷爲重故不稱師愚謂不書師書楚子目其君自取此敗誅叛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成敗利鈍兵家之常楚每敗必殺其大夫夷之用刑亦刻矣況是役也楚共身在軍中乃以敗軍歸過於

其大夫而殺之視秦穆有愧多矣春秋稱國以殺貶也據左傳首敗盟以師侵鄭者皆子反之謀其亦有以自取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此譏晉侯驟勝而驕以無禮加於諸侯也先是晉人徵兵于魯穆姜以其間欲有討于季氏公不從而懼于內變遲遲其行晉人疑公之貳於楚不見公而執行父魯實有內難而晉不知恤春秋書不見公言可

以見而不見譏在晉也或曰此魯之辱春秋之不諱何邪曰春秋之義責在我則為公諱責在外則不為公諱此書不見公責晉也既責晉矣又何必為公諱乎平丘之會書公不預盟則責在公義又見昭公十三年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征伐當自天子出者也自諸侯專征伐而天子拱手於上故齊桓晉文之興也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自

是而降強國之所行不皆在於義亦專之而已厲公之立每用師於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彼非力之不足亦仗王命以臨諸侯示有所禀但王之公卿數為霸討出亦非所以尊王也況麻隧勝秦鄢陵勝楚國威不患不張而兩年之間三以王師伐鄭尹單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可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然也或曰春秋奚以無貶乎曰貶也前此齊桓伐宋單伯會伐春秋特書單伯以

貴之單伯不與諸侯序也今尹子單子三以伐鄭出皆與諸侯序譏晉人數勤天子之老輕用王師亦譏王朝公卿不當爲霸討而數出也

曹伯歸自京師

以譏王討不伸罪人得以佚罰也負芻弑嗣君自立爲君晉會諸侯執而歸之京師當明正大刑宣示遠近孰曰不然執之未幾而釋之罰不傷毫毛復俾君于其國周自是愈無以號名海內然實晉之罪也或

曰晉文執衛侯執曹伯始執之皆不名及其歸皆名

負芻之罪浮於二君歸之而不名何邪曰衛侯曹伯

之罪小歸而名之以結正其事也今負芻罪大當討

必不可赦者也乃聽其復歸是故不名以譏周家之

失刑然實誅晉也會諸侯而釋簒賊何以爲盟主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季孫之執僑如之奔公子偃之刺郤犫之盟春秋備書其事爲魯國隱憂非爲季孫之執之釋而書也當宣公之世季氏之威福已張襄仲之子歸父爲公謀將以晉人之援鋤而去之使未及反宣公即世歸父見逐季氏之權愈甚國中之人莫不畏而惡之成公闇弱慮不及此穆姜與僑如共爲此謀斯蓋歸父前

日與宣公欲爲而未克濟者其心雖未必純乎爲國其事不爲不是而況穆姜者傳載其平日言論引詩述禮尚有典刑淫泆失行必不至如魯史所言之甚史爲季氏故深詆穆姜愚以爲未足盡信爲此故耳蓋晉人之執季孫雖曰以魯貳故實郤犨謀爲魯國去其蟊賊其釋之也雖曰魯人請之實則欒范之私之使非行父外交有素彼晉人二三臣豈曲爲之用力若此者乎或曰傳稱行父爲社稷臣子之疾之不

亦甚乎曰行父者始與襄仲共謀弑君陷叔仲惠伯于死魯亂賊之亞也其後與襄仲爭權相失宣公亦自惡其專而欲去之宣不死歸不奔則季氏之逐亦已久矣今穆姜欲仲宣公之遺志事迄今弗遂行父自晉脱歸大逞執辱之憾幽君母于廢宮殺無罪之公子魯之政權一出季氏其君拱手而已東漢之季伏后謀誅曹操事洩操使其黨幽后而殺之併殺二皇子其事與此相類成公冥頑無知視强臣之幽其

毋恬然若無事者春秋之書法如此著季氏之亂遂成魯自是愈不能國矣故愚謂宿城費作三軍取卞意如逐昭公乃行父之心術念慮間事孰謂行父爲魯之純臣乎

十有七年春衞北宫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義已見去年秋伐鄭又見今年冬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義已見五年同盟蟲牢

五年蟲牢之盟同盟之變例也以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同爲之盟也此書同盟亦變例以王人預于盟書以譏也或曰伊川以此同盟爲同病楚陸氏謂不重言諸侯而書同盟譏尹單預于盟二說何如曰陸說近之矣柯陵之同與前日異方鄢陵之未戰也楚兵躪藉中原中國諸侯有自拔而預于夏盟者春秋録其外楚而書同盟及鄢陵之既戰諸侯無憚于楚是以翕然俱來時使之然非其能外楚也以爲王人下

盟變例而書所以譏也或曰翟泉之盟王人亦預春秋何以不書同盟曰盟于王城之内王不能裁正其禮直書其事王亦有責也義又見襄三年雞澤

齊高無咎出奔莒義見十八年齊殺國佐

九月辛丑用郊郊義始見僖三十一年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公羊亦曰用者不宜用也諸說不同然未有確論愚謂魯人每卜而後郊

或以春或以夏初無定期大率皆非所以當用而用

春秋不書用郊夫豈無故豈非魯始用九月郊僭王

者大饗報功之禮春秋以其出於常典之外故變文

而書之乎蓋古者春而祈穀秋而報功皆有事于上

帝祈穀以夏正報功以九月魯前此既僭祈穀之郊

至是復以九月講行報功之典僭而又僭者也是故

書以譏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或曰晉人三以諸侯之師伐鄭黷于用武春秋無貶何哉曰備書其事即所以貶也春而伐冬而又伐王人轍未及息再以伐鄭告欒黶之師未幾而荀罃復之師兵愈忽而鄭愈不來觀春秋之備書而知責晉爲深焉乎晉會吳于鍾離而鄭始叛去晉敗楚于鄢陵而鄭不復來非鄭之力有餘而晉之德不足也使

厲公于鄢陵既勝之後不驕不矜惟德惟惠勤撫諸侯而置鄭人叛服于度外鄭將自來而何以屢伐為哉厲之才本可以嗣霸德之不足以此取敗惜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或曰范文子當鄢陵之未戰則深不欲戰及戰而既

勝則憂懼求死若禍之在朝夕彼何以知其然也曰以厲公之爲君與欒郤之爲臣而知其終之必至於此也君好勝而忌其臣臣好專而虞其君不至於大亂不已也雖然三郤晉之能臣嘗有功於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令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狂暴抑亦甚矣一朝而殺三大夫欲無亡得乎春秋書之即所以貶也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楚人滅舒庸義已見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三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據左傳欒書中行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爲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于難是之爲死節孔父仇牧荀息之事是也春秋繫之於君録死節也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於國以國殺爲文者爲其有當誅之罪也使胥童大節

可録則必用仇孔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厲公也悼公立

或曰春秋於晉靈之弒則正趙盾之罪於晉厲之弒則略欒書中行偃姓名而不書豈非厲之惡爲甚故稱國以弒歟曰春秋之襃貶即帝王之賞刑帝王賞刑載在方冊不惟學士大夫識之天下之人莫不識之夫豈有高深奥賾不可窺測者乎蓋弒父與君人臣之大惡有權臣用事弒君而不以其實來告者有

衆弑其君而具以實來告者有史失書而聖人特爲之書之者有史已書而聖人革而正之者皆所以垂法於後晉靈之弑趙盾弑之也晉厲之弑國人共起而弑之也國人何以弑之晉自邲之敗卿佐下逮士伍望楚人之顏行輒相率引避晉由此不競楚由此横行中原幾二十年鄢陵之遇若從諸大夫之言其亦遁矣幸而郤氏排衆議先犀卿以與楚戰由此有功中國之勢賴以復張狂楚之燄因是少戢謂宜大

明慶賞以慰士大夫之心而厲也剛暴不仁疾諸卿之專恣已不得以逞乃鼓一勝之餘驕首殺有功之帥不惟殺其身又滅其家其亦慘甚矣意國中之人三軍之帥下及士卒憤怒激烈羣起而弒之春秋書法如此蓋紀其實也不然晉靈與厲均非令主靈之弒也春秋爲之正弒賊之罪厲之弒也乃以國弒爲文春秋必不然也左傳專歸獄於欒書中行偃而又謂三郤之死欒書與厲公實同其謀此皆他國傳聞

之辭爲說不一欒書既同其誅郤之謀不應又爲謀弑之首此有以知其爲衆弑非獨二人之罪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靈不能防閑其母使之以淫亂著又受其母之譖而致高鮑于戮靈之不君甚矣而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其君專殺之罪猶有可言據盧則不得謂之非叛矣然原其本心則在於爲其君正家法而施之無序以及於此是可閔也故春秋以累

上書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自入春秋諸侯之納國君者有矣未有諸侯以兵納亡臣者夷國不道前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此復輔魚石以入于宋黨罪人而𢇛其宗國狄道也凡諸侯出奔雖失位而不失國諸侯以師納之復之於國耳大夫出奔旣失位矣并爵邑皆非其有諸侯復之於其

君請而復之耳今楚子親持大兵挾魚石以入彭城與納諸侯亡公子之事異矣何休謂不書魚石入彭城以叛者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之於楚非得之於宋愚以爲不然彭城宋邑魚石宋臣何楚封之足言乎春秋不麗之於叛者閔魚石之始本無欲亂之心爲華元所陷以至此原情末減是故不以叛書及華亥向寧作亂于内始書入于南里以叛此春秋用法之權衡也餘義又見諸侯圍宋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穀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愚謂凡書築書築城有譏者有不譏者城要害以保人民固封疆不得已而爲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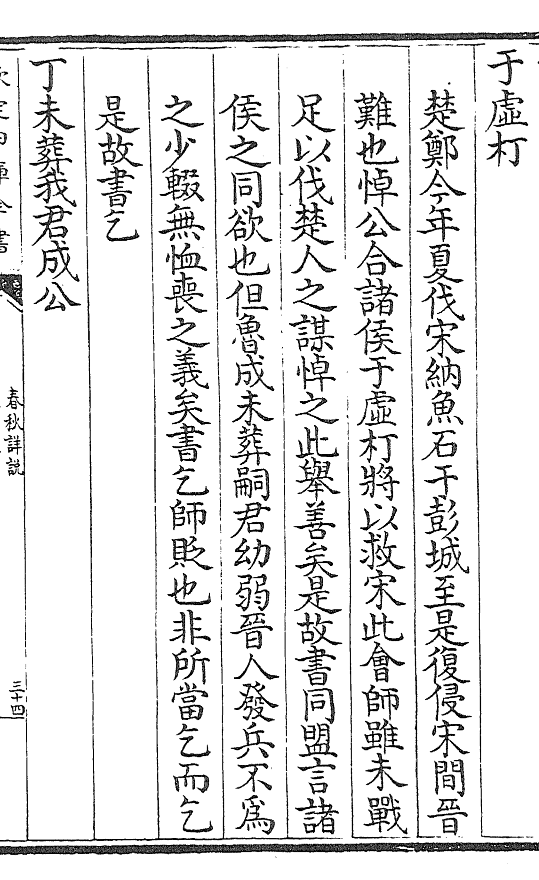
皆譏也乃若築臺築囿此不過爲遊畋一時之樂凡書築皆貶也當成公之世内有二強家肘腋之虞外則晉楚並立莫適所從而公猶築囿從畋以樂慆淫無怪公室之日卑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併見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朾

楚鄭今年夏伐宋納魚石于彭城至是復侵宋間晉難也悼公合諸侯于虛朾將以救宋此會師雖未戰足以伐楚人之謀悼之此舉善矣是故書同盟言諸侯之同欲也但魯成未葬嗣君幼弱晉人發兵不爲之少輟無恤喪之義矣書乞師貶也非所當乞而乞是故書乞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